

我省预计今年新增千例“艾滋”

超五成经同性传播;青年学生、干部职员所占比例有所增加

本报济南11月30日讯(记者李钢) 据今年疫情统计结果估计,全省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5500人。

11月30日,省卫生厅通报了我省艾滋病防控情况。“从1992年我省在归国劳务人员中发现首例HIV感染者,截至今年10月31日,累计报告现住址为我省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3642例。”

省疾控中心副主任康殿民说。

康殿民说,今年1-10月,我省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922例。“现在每个月基本上都能报告20-30例,预计今年全年,报告数将接近或达到千例。”

康殿民介绍,根据2011年我省艾滋病疫情估计结果,预计我省现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5500人。我省艾滋病疫

情仍保持低流行态势。

“2000年前,我省每年报告病例都很少,一般只有几例,之后每年报告的病例数有比较大的增加。”康殿民说,2009-2011年报告病例数分别为498、725、854例,分别较前一年增长34.6%、45.6%和17.8%。

在病例增加的同时,疫情覆盖范围也大幅扩大。自2010年,艾滋

病疫情已波及全省140个县(市区)。其中,累计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数排在前5位的市依次为青岛、菏泽、济南、临沂和潍坊,占全省累计报告病例数的57.6%。

康殿民介绍,目前,艾滋病传播途径已由血液途径传播为主转变为性途径传播为主。“1-10月新报告的病例中,同性传播占到54.3%,异性传播占34.4%。”康殿民

说,同性传播近几年上升速度明显。经同性传播所占比例从2005年的2.6%迅速上升到了今年的54.3%。

全省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中男女性别比例为2.1:1。从年龄上分析,多数集中在20-39岁之间,占69.5%。从职业上分析,仍以农民为主,但呈现多元化倾向,青年学生、干部职员所占比例有所增加。

没有主管单位难注册,游离在灰色地带

千个草根防艾组织待“合法”

本报记者 郭静

见到张焱(化名)时,他正在为山东友爱人生工作组的一个项目跑手续。33岁的他是艾滋病患者,同时也是该工作组的负责人。这个工作组成立于2007年底,重点对济南艾滋病感染者提供关怀和支持。“去年曾经停了一年,今年有了项目基金后,有些活动又开展起来了。”张焱说,但这个项目结束之后,工作组的工作该如何开展,又是一个难题。

这只是草根防艾组织的一个缩影。据悉,全国类似的草根防艾组织一千多个,但大多没有“合法身份”,游离在灰色地带。

缺乏资金

去年停了一年

“我们还不是合法的社会组织,所以有些事情很难办。”张焱说,比如说今年我们申请了全球基金的一个项目,因为没有注册,无法直接取得基金,只能先打入疾控部门、预防医学会等单位的账户,等活动搞完,再拿着发票去报销。“如果要用这笔钱,首先得找相关部门审批,一层层跑下来,很麻烦。”

今年9月,他们搞过一次培训活动,他自己垫了2000多元,至今还没报销出来。“没有项目,就没有资金可申请,其实即便是有项目的时候,能够申请到的资金每年最多不超过2万元。”

因为没有注册,缺少资金,也没有固定的活动场所,友爱人生的志愿者流动性较强,“这么多年,核心的志愿者只有四五个人,其他都是暂时的,有时参加过一次活动,下次就不来了。”张焱说,“去年就停了,没搞活动,网上公布的电话也停机了。大家的积极性不是很高。”

国际基金撤出

工作组面临断粮

“没有场地,就不能注册,不能注册,就没有资格申请购买服务,就没钱,没钱就没法租场地。”张焱无奈道,这简直是一个奇怪的循环。

按照现行法规,民间组织要注册,需要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必须有专职的工作人员,这些工作人员要有初级社工证书,还需

要有专职的财务人员,否则很难通过审核。

但是对于“友爱人生”来说,这三道门槛很高。“目前在济南租个像样的工作区,一个月至少几千元,这些钱从哪里来?”张焱说。另外一个方面,现在“友爱人生”的志愿者都是兼职的,平时都有自己的工作,“病友的日子都不好过,需要工作来养活自己,如果失去工作,专职做这项工作,收入怎么保证?生活怎么办?”

据了解,目前,绝大多数民间防艾组织的运行,是依靠国际基金开展的防艾项目。

“今年我们也申请到了6600元,但是今年该项目支付了最后一次基金后,明年将撤出中国。”张焱说,这对象“友爱人生”一样的草根防艾组织来说无疑是坏消息。“如果没有这样的项目可做了,就断粮了,希望我们政府能填补上这个资金空缺。”

希望“春天”

早点到来

另外一个门槛是难找托管单位。根据规定,民间组织要在民政部门注册的话,必须先找到政府部门做业务主管单位,“于是有了两个婆婆,这样就更抬高了注册门槛了。”

张焱感染艾滋病后,一度曾经热情高涨,辞去了工作,做过“友爱人生”的全职人员。当时,他跑过很多次有关部门,试图注册成合法社会组织,这样可以申请到政府购买服务来实现运转。“但去问过之后,就失望了,觉得门槛很高,我们离注册还太远。”

又是一个艾滋病日到来,在全民关注之下,张焱说他还是看到了一些希望。卫生部疾控局副巡视员孙新华的一个表态让他很高兴,“卫生部、民政部正在会商,有望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联合发文,对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民间社会组织予以(登记)注册便利。希望这天能早点到来。”张焱说。



11月29日,湖南衡阳南华大学志愿者王瑞欢(左)同艾滋病患者拥抱。 新华社发



艾滋病,这个曾让人避之不及的“世纪瘟疫”是否仍然令人恐慌?“恐艾”就像一面多棱镜,折射出了在应对这一公共疾病时,从个人到社会,从细节处理到制度落实等方面存在的“短板”和不足。

艾滋已从“世纪瘟疫”变为慢性病,但歧视仍在

制度“恐艾”,潜规则盛行

艾滋不是很脏的病

从1985年我国发现首例艾滋病人至今已有近三十年时间,种种关于艾滋病的误解和偏见仍然存在。

“如果你在公交车上说自己有艾滋病,立刻会跑掉半车人。”北京“爱心家园”志愿者小辉说。

江苏南京艾滋病感染者小郭坦言,去医院看病多数时间都要隐瞒身份,“知道这样不好,但我没办法”。他说,一次去医院看感冒,护士不敢给我抽血,还当着我的面,把我碰过的东西全部进行消毒,我感到很屈辱。

“个别医护人员的违法行为加剧了公众的恐慌。”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教授李楠说。

同时,更多人还在潜意识里把艾滋病和道德败坏画等号,殊不知很多感染者是因输血等间接方式感染,本身也是受害者,背后是复杂的社会问题。“如何对待艾滋病感染者,这与他的病因无关。”

中国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吴尊友说,艾滋病已从“世纪瘟疫”转变为一种慢性传染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潘绥铭认为,摘下道德评判的“有色眼镜”,用科学的素养和平等的态度对待这一群体,这是一个社会文明成熟的标志。

制度歧视加剧“恐艾”

在艰难维持生存的同时,艾滋病感染者群体的发展权益越来越受到关注。11月26日,江西艾滋病感染者小齐将进贤县教体局告上法庭,他因报考教师岗位查出感染艾滋病被拒录,艾滋病感染者就业歧视维权呼声渐高。这是我国第四例艾滋病就业歧视公开维权案。

卫生部疾控局副巡视员孙新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艾滋病人今日遭遇的就业困境就是昔日乙肝患者面临的尴尬。

艾博公益艾滋病法律热线律师刘巍说,尤其公务员录用等方面将艾滋病感染者排除在外,负面示范不可小视。传递平等的正能量,才能使感染者加强自我管理,科学治疗。

按照艾滋病防治条例规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属享有的婚姻、就业、就医、入学等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然而在以往的媒体报道中,艾滋病人在看病、择业等方面遭遇歧视和不公正对待的例子并不鲜见。

破解艾滋病感染者群体面临的种种“潜规则”和不公正待遇,要彻底扫除当前制度落实过程中存在的空白区,真正做到违法必究。 综合新华社

艾滋携带者:

“不到危及生命 医生一般都拖着”

在毗邻重庆解放碑的某三甲医院外科大楼前,记者见到了艾滋病病毒(HIV)携带者金星(化名)。

金星告诉记者,一年多以前,他正是在这所医院治疗复发的肺部疾病气胸时收到了HIV阳性的确诊报告。几个月后,气胸复发再次住院时,医生在得知金星是HIV携带者后,取消了原本准备进行的微创手术。

记者以金星哥哥的身份陪他走进了诊室。在金星告诉接诊的程医生自己气胸曾反复发作和目前胸部偶有轻微不适的病情后,程医生表示,金星应该采用微创手术治疗,同时还强调了不做微创手术的风险。

随后,金星给医生出示了他的HIV确诊报告,并问道:“医生,你看这种情况还能不能做呢?”

接过报告,程医生沉默地看了十几秒后突然提高嗓门问道:“这个在哪里查的?”

“就在你们医院,那还能做吗?”金星说。

程医生并不讳言:“给你做了,那台胸腔镜就报废了,几百万的器材,消不了毒,国家规定的不能用在其他人身上。”他还强调,胸腔镜无法进行高温高压消毒。

金星对这个理由显然无法接受,几次询问程医生,乙肝病毒比艾滋病病毒更难消毒,为什么乙肝病毒携带者却可以进行微创手术。

离开医院的时候,微创手术没做成的金星虽然没有了见面时的笑容,却也看不出任何的难过。他告诉记者:“在医生的回答中,我感受到了不到危及生命的时候,他们一般都选择拖着。”

据新华社

背景资料

世界艾滋病日

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今年我国活动主题仍为“行动起来,向‘零’艾滋迈进”。

世界卫生组织于1988年1月将每年的12月1日定为世界艾滋病日,号召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在这一天举办相关活动,宣传和普及预防艾滋病的知识。

据新华社



艾滋病咨询门诊的医生(左)在与患者交流。 新华社发